

浅谈象征主义对于刻画林黛玉的作用

顾杨娟

内容摘要：《红楼梦》的创作虽然早于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但这部伟大作品中却无处不在渗透着象征主义。我认为，曹雪芹运用了“绛珠仙草、泪、水、花、鸟”来象征林黛玉的性格和命运，这使得林黛玉这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得以更立体、更玲珑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关键词：象征主义 林黛玉 暗示 性格、命运
绛珠仙草 泪 水 花 鸟

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产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为深广的一场运动。象征主义的创作成就主要在诗歌领域，在小说创作上没有突出成绩。然而，曹雪芹和那些西方美学家艺术家却是殊途同归，他不但在其小说《红楼梦》中将象征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而且他的这种辉煌实践还大大早于西方象征主义的理论。

首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象征”。

“象征”一词源自希腊文，是一剖为二、各执一半的木制信物。这种象征有两个特点：

一是构成象征的是两物、两个实物（木块）；

二是两物相合而共同传达某种信息。

象征主义文论家认为，象征主义强调整部作品的象征性，这不同于作为局部修辞的“象征”手法。在《红楼梦》中，象征主义无处不在，几乎贯穿于整部作品的始终。这里仅以我最为钟爱的人物形象——林黛玉为例，谈谈象征主义在刻画这个角色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在拜读完整部《红楼梦》后，认真分析了一下，象征林黛玉性格及命运的意象主要有五个，即绛珠仙草、泪、水、花、鸟。

一、阆苑仙葩寂寞林

西方象征主义文论家非常重视“生命”的意义，曹雪芹亦是如此。在他的《红楼梦》中，不时叩问着生命的意义，同时兼有另外一个永恒的主题——爱。西方灵河岸三生石畔的这棵绛珠仙草，因受了赤霞宫神瑛侍者的雨露灌溉，得以久延岁月。可以说，神瑛侍者给予绛珠仙草的雨露不仅是爱，也是生命。因此，林黛玉与其说是用眼泪来报答雨露之恩，不如说是用爱和整个生命去报答。当宝钗、宝玉“成大

礼”时，黛玉只能“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了。

再说林黛玉的性格，我们都知道她体弱多病，终日以泪洗面，不够“英豪阔大宽宏量”，这些都是我们在故事情节渐渐展开后逐渐感受到的，其实，曹雪芹在第一回中早有暗示了。林黛玉爱哭是因为绛珠仙草要报答雨露之恩；林黛玉体弱心小是因为绛珠仙草“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林黛玉多愁善感是因为绛珠仙草下凡之前“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饮“灌愁海水为汤”。

因此，要想准确全面地把握林黛玉的性格及命运，便不得不从这棵极富象征意义的阆苑仙葩入手。

二、眼空蓄泪泪空垂

“泪”可以说是林黛玉必不可少的饰品。先看林黛玉的外貌形象：“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好一个弱不禁风、愁肠百结的女子。潇湘妃子的雅号、潇湘馆内的湘妃竹这些都渗透着“泪”这个意象。黛玉的诗也大多泣泪而成：《葬花吟》中有“独把花锄泪暗洒”；《题帕三绝》中有“眼空蓄泪泪空垂”、“抛珠滚玉只偷潜”、“彩线难收面上珠”；《秋窗风雨夕》中有“已教泪洒窗纱湿”等等，不胜枚举。“泪”在黛玉身上无时无刻不在闪动，这表明作者无时无刻不忘暗示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前世所造的一段姻缘。“泪”恰如其分地填充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影射了黛玉前世早已注定的悲剧命运。

三、质本洁来还洁去

“质本洁来还洁去”本是黛玉吟花之语，这里暂且借来作为吟水之语。“水”是天下至清至洁至柔之物，形容大观园中的女儿自是再贴切不过了。最懂得怜香惜玉的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情于女儿”。贾宝玉怡红院中“总一园之水”，也象征着宝玉对众位大观园女儿的真情。作为这一园之水中最为清澈柔美的一支，自是从潇湘馆流出的了。黛玉在宝玉眼中是精神最为清澈的，她从不会像宝姐姐、云妹妹劝他以知识经济这些凡俗混浊之物为业。林妹妹只追求世上最真最纯最美的，譬如诗，譬如爱情。她不允许自己受到任何脏物的沾染，比起大观园中众多姐妹最后悲惨的结局，她算是真正做到了“质本洁来还洁去”。

四、莫怨东风当自嗟

《红楼梦》中涉及花的笔墨简直是不胜枚举，以花象征女儿，说明女儿之美。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闲静时如娇花照水”，可见美到

了极致。以“花无百日红”象征女儿的命运，说明女儿之悲。作品中曾多次出现“花落水流红”、“水流花谢两无情”这样的字眼。黛玉的《葬花吟》更是一曲吟花怜己的千古绝唱。我觉得，芙蓉是最能代表林黛玉的。黛玉在一次宴会上抽到的酒令是“芙蓉——莫怨东风当自嗟”，这里面是有寓意的。“东风”象征着封建势力及阻挠宝、黛爱情婚姻的不利因素，面对如此强大的势力，黛玉只能暗自神伤。晴雯与黛玉在相貌、性格方面大为相像，且二人的死都与封建礼教的摧残压迫有关，可以说，晴雯就是黛玉的影子。也可以说，宝玉祭奠晴雯的《芙蓉女儿诔》实际也是祭奠黛玉的一次预演。所以说，芙蓉与黛玉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

五、杜鹃无语正黄昏

黛玉的诗中，除了“泪”、“花”这样的字眼大量存在外，剩下的便是“鸟”了。例如“杜鹃无语正黄昏”、“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等等。黛玉的两个丫鬟一为紫鹃，一为雪雁，我想这也是作者蓄意安排的。“紫鹃”即子规、杜鹃之意，杜鹃啼血与黛玉泣泪在感情上是何等的相似！“雪雁”的命名取自诗词。例如戴复古《黄州偶成》诗中有“雁叫淮南叹雪无，倚楼无味抱愁眠”。从雪雁的命名可以看出黛玉身世的凄零及其多愁善感的性格。因此，紫鹃、雪雁同时是林黛玉人格和命运的象征符号。

我们从对林黛玉形象的刻画乃至整个作品都能明显感受到：曹雪芹是极擅于机带双敲的，而这正是象征主义文论家所说的“暗示”。

“暗示”之所以被象征主义奉为艺术的圭臬，是因为它可以通过有限的意象去折射无限的价值。象征主义文论家叶芝说：“所有的声音、颜色、形式，或者因为固有的力量，或者因为丰富的联想，都能激起那种虽然难以言喻但确实无误的感情，或者给我们唤来某些无形的力量。”曹雪芹就通过“绛珠仙草、泪、水、花、鸟”这些有限的意象将林黛玉的特有性格和悲剧命运以及造成如此性格、命运的原因折射开来，激活了林黛玉的灵魂，让这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得更立体、更玲珑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参考书目：《西方文艺理论史》（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著）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胡经之、王岳川主编）
《冷眼看红楼》（胡文彬著）